

书间消息

与经典艺术相伴的快乐

阎晶明

田家青是家具艺术家，我现在还记得认识他的经过。那是大约十年前，一位出版界的朋友介绍说，有一做家具的朋友想来见面，谈一谈为其家具艺术品增添文字表述的事宜。家具？艺术？我一头雾水。认识之后方知，田家青是我所毫无认知的家具领域的翘楚，先不说其打造的家具的艺术水准，单就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明韵》，就是一部流传甚广的名著。而他又对作家十分敬重，希望能帮他推荐合适人选，能为其新创作的家具撰写铭文。我自然没办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想不出认识的作家里对家具艺术还深有研究的人。但我们之间从此有了一点清淡上的交往。接触过程中，越来越对田家青多方面的艺术造诣增加了认识，这种认识又以欣赏为主。

田家青并非科班出身，是从实践中历练出来的艺术家。家具，因其实用性和与市场接轨的密切性所致，作为艺术品的“纯度”是很难坚持的吧，我想。而田家青恰恰是一位秉持艺术理想的家具艺术家，他的低调、执著、不唯市场的追求，他以求学问的态度研究和制造家具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他自觉远离喧哗躁动的静心、尽力，令我深为敬佩。几年前，和一家出版社的朋友聊天，谈到是否可以编一套艺术家的文学作品如散文随笔的丛书，以展示“跨界”者的文采。我当下就想到了田家青并向其约稿。几年后，田家青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叙事性文学作品《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因为我与朋友的丛书不能很快实现，而田家青已然完成了描写他与恩师交往史、记述其逸事的长篇作品，加之王世襄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田家青的这本书由三联出版再合适不过。此书甫一问世，即引起广泛影响，当年即成为三联书店的畅销书。写得好！这是我唯一能给出的评语。

我以为田家青是一个特别值得挖掘的写作人才，在多次热切的交流之后，确定了可以推出的另一选题作品，这就是今天终于同读者见面的新书：《和古典音乐在一起的时光》。见到新书，不胜感慨。在整个成书过程中，历经了多位编辑，好几家出版社的费心费力，作家出版社的张懿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萍，为此更是付出了非同一般的辛劳。

我特别想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原

南风之薰

“这是这”与“圆的方”

——读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

李 荣

维特根斯坦是近代欧洲所谓“语言派”哲学的大师。这一派哲学，由人兽之辩在于思维这一基本哲理出发，由思维本质在于语言来“搭个桥梁”，最终把人落实于“语言的动物”，认语言为打开人类思维之秘的钥匙。也就是说，语言所到之处，也就是人类思维之边界。凡不入语言之门者，也就不入人之世界的大门。凡语言难以表达者，或不能表达者，几乎就是康德所谓“物自体”，与人总是“隔缘”或者“绝缘”。

近时读了维氏的《战时笔记》，系其一战从军时偷闲中“做自己工作”之所记，分为“逻辑”及“私人”两部分。笔记中常常会有“答案好像已在嘴边”、“打破僵局的话就在嘴边，但还是未说出”之类的记载，可见其冥思之神情及哲思欲破未破之时状。其认“人之语言命题”为人之世界一切可能性之“图像”，其结构特征与其“所指”有某种共同之关系。命题本身“然则然矣”，不过只是“当然”、“或然”及“未然”，所以无所谓是与否。只有与“已然”相比较，方有是与否。世界本身无所谓善与恶，只有与人相连属，才分出善或恶。其言论或可如此概括：人先天有其“逻辑”，命题确定“所指”的逻辑位置，涵盖一切或然性。逻辑位置再“投影”至人之实际世界，逻辑位置与实际位置两相比较，则命题产生“实际意义”。

维氏思维十分缜密，拈出“这是这样的”与“这不是这样的”两矛盾命题，进行比较，认为两者虽互相对立，却都是暗含着“这样的”的共同成份。

矛盾对立其实拥有着“共同的边界”。还有，“这是这”、“我是我”这类同义反复式的命题，虽则“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但是与“圆的方”、“干的湿”之类矛盾命题共同形成语言的“两极”，极点对于逻辑定位是不可或缺的。此类分析，极有趣味，亦有启发。

不过，“语言派”哲学的基础，依然是理性主义运思方向，把理性思维“融化”在语言之中，固然在“语言之途”中穷追深探，风光无限。但是西方思想已从理性之境逐渐渗透到非理性之境，所谓“深处奥秘”，有“意在言外”、“非言语所能表出”者。中国哲学中老庄所谓“得意忘言”、“得意忘筌”者，言与意之间的距离与“空隙”，也早就指出语言之外，似乎还有东西，亦未可知。

侄女小兮从美国回来了。她在花山迷窟的一大堆石头里翻来覆去，小半天过去了，兴趣和脚力不减，接下来逛屯溪老街。面对密匝匝的流光溢彩的店铺，小兮新鲜劲儿十足，久违了！家乡变化大了。

她不停地转头看这买那。买了马记烧饼，还买了墨子酥、梅花饼等。她喜欢家乡特产，一大堆山货在手里晃悠悠的。一岁多点的侄孙子，看到大巴车就用胖嘟嘟的小手指着，嘴里不停地唧呀唧呀。我奇怪，美国什么没有？原来他们在新泽西州，几乎看不到大巴。一个亮闪闪的活动的大家伙，小家伙见了兴奋。侄女婿智丰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台湾小伙子，头回来老街，不断地东瞧西望，一脸喜滋滋的。他会点简单的中文。那天进门，我泡了茶。过了一会，他跑来找我：水！水！我一头雾水。小兮笑了：他不喝茶，要白开水！老街上的旧时光，在块块砚台和石板里，也在深色的木门窗里严丝合缝着。智丰瞪大了眼睛。三马路过去了，二马路过去了，老桥就在前面。小兮在解说。智丰摸着石栏，似乎在辨识：很远的明清社会，如何从这里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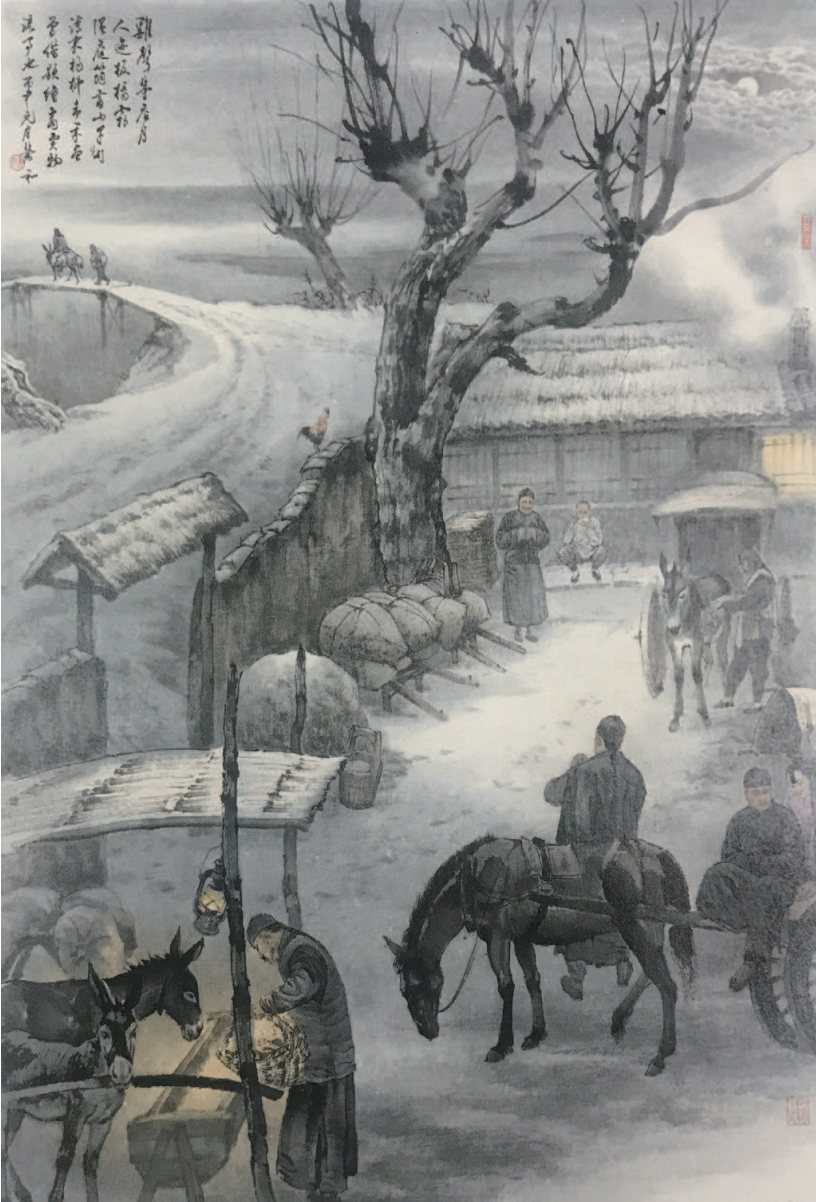
穿过马路，刚好对面有家饭店。这

的虔诚和敬畏却是今天值得弘扬的。书中还对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蓝玉崧先生身怀绝技却不求名利的境界致以敬意。

田家青的不崇洋媚外还体现在他对中西音乐的比较上。交响乐可说是田家青的最爱，但他同时认为，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同样值得敬仰。他甚至还对中西乐器做了自己的品评，认为小提琴和古琴在文化底蕴与气质上无法比拟，即使与二胡相比也难分伯仲，因此对国人中一些只认西方古典艺术而无视民族艺术经典的态度不以为然。学术观点可以讨论，价值观念却颇有解气处。

这是一部以音响系统为载体，又以一连串亲历故事为依托的妙趣横生的书。由于现场演奏水平的不确定和观赏过程的常出“意外”，他经常是通过自己拥有的音响系统与真正的艺术以及艺术大师对话。五套音响系统的故事，就是本书的主体构成。表达对拥有这些珍品的喜悦，绝非是品质的炫酷，财富的炫耀，技术的显摆。对艺术的极致要求，向艺术大师的致敬与向往，才使他在音响上具有如此漫长、自觉、苛刻的追求。同为发烧友的读者一定能从中读出赞同、认可和启发。

这是一部多年痴迷音乐，终于可以在文字中痛痛快快彻底表达一回的动情之书。除了音响系统，不断得到的各式唱片、光盘，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通过不同的音响播放，同一乐曲在多版本中比较，让他拥有超凡脱俗的“听音乐”的耳朵”。他可以敏锐捕捉到声音的方向，也知道听音乐的最佳方位，因此他想做一个“骑在指挥家脖子上听音乐”的人。书中记述了他如何从少年时起就到处寻找听音乐的机会，如何满北京去找“QU 三儿”这样的店主，去淘得难得一听的经典唱片。这位既拥有世



鸡声茅店月（国画）萧 和

舌尖上的徽州

阮文生

里真是个好节点，过晌了有点饿了，它出现了。桌椅看起来旧旧的，其实骨子里挺新潮的，就像舞台上穿长袍马褂的青年。柜子在一个架子上立住，里面的瓶子器物有了明暗暗暗的意味。廊道里一排线装书。墙上了一幅画，墨峰壁立纵横捭阖，是黄山，啊，云气和雾团重了。可是，横江就在窗下，江水在不慌不忙的清澈里。一下子就把我们从云里雾里，解脱开来。

一只黄灿灿的大砂钵上来了。盖上披着宽宽的红带子，写着：幸福吉祥好运永远。里面到底是些啥？服务员不回答，却问谁来剪剪？毫无疑问，智丰最合适。虽然沟通不畅，他还是个明白人。小兮用英语不知对他嘟哝了啥？智丰揭开大盖子。哇，一大钵汤，被大家围住。香气袭人！汤

间最优质音响，又会自己攒出一件“土炮”音响的家具艺术家，正是因了把所有的积蓄甚至吃饭钱用来投入到艺术，历经漫长的岁月，穿过世间的浮躁，坚持内心的坚守，才让他保持了一颗对艺术的纯粹的心。决绝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饱满的激情和理性的判断，总是在他的文字间流溢出来。

当然，千万不要认为，这本书只不过是万千音乐爱好者中之一的叙说，田家青是艺术家，所有的艺术在极致处都是相通的、一致的。田家青既然可以哼着交响乐投入自己的创作，他就可以对音乐自身投入创造。

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施坦威钢琴设计出一台“有历史意义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别纪念版施坦威钢琴”，这才是田家青追逐古典音乐半个世纪，心心念念，又与自己的艺术创造结合，必然、必须得到的回响。这还不算，他亲自为这款“龙韵”钢琴和自己的老师王世襄曾经拥有的“大圣圣音”古琴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他要表达的是，所有的艺术，在巅峰上、极致处应该具有同样的境界：“作为东西方各自文化精神和形象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对话应该是相互包容，倾心交流，而不是打擂台比高下。”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这是一本特别好读的书，文字清新而朴实，知识的广博，观念的通达，无法抑制的热情，幽默诙谐的语调，有时专业得高冷，更多时是随意提点的口语，读出的是会心一笑，仿佛在聊天，却自有深度。真可用作者书中认为的艺术之好的最高评价比附一下：“不差一口气”的好”。

（《和古典音乐在一起的时光》，田家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那时外婆还不老。她时常倒几部车，来小镇看我和我妈。记忆中，她爱穿一件灰色咔叽布外套，冬天是驼色呢大衣、“料作裤”，裤线挺括。非但不老，还有点时髦。下雨天，裤脚会沾一些泥。我很少去汽车站接她，她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热地叫我“囡囡”。我很开心，外婆从不空手来。“上海”旅行包里装的，是外婆厂里做的鸡蛋糕、苔条酥和苏打饼干。酒心巧克力一般日子是吃不到的，除非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和我妈的生日。还有方便面，那时叫“梭子面”，是高档的食品，我捧在手上干啃，又脆又香，比麻花好吃。听外婆说，解放前她在美国佬开的“沙利文食品厂”做工，五十年代初，沙利文和苏格兰人的“义利食品厂”、香港人的“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合并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1970年，新中国第一袋油炸方便面，就诞生在外婆的手里。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笑着说，那是后期上色的。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说，汽车站下来有一家伙食店，小馄饨做得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外婆说得那么诚恳，配合着喝蛋皮汤的声效，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往她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得有模有样，比我妈地多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扯些有的没的，临别时再送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心疼大白兔，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我妈平时买菜都讲上海话的。外婆就说我妈笨，死心眼，不懂人情世故——到人家的地方，客气一点总没错的，你说阿是？

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大热天，我吵着要吃奶油雪糕。我妈没同意，我就赖在地上不肯走。我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支雪糕送到面门前，“囡囡吃”。我睁眼一看，是外婆。原来方才我满地打滚时，外婆就坐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上。她都看见了。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整个小镇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外婆在电话那头讲，囡囡乖吧。我说，乖的。外婆说，囡囡想吃啥。我说，酒心巧克力。外婆就笑了，酒心巧克力哪能天天吃，要吃了酒瘾的。

那时我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我爸妈吵着吵着发现我不见了，赶紧下楼来找我。他们东张西望，焦急地喊我的名字。我一声不响，把头埋进自己的膝盖里。等我爸妈终于找到我，埋怨几句，或是安慰一番，也就忘了刚才吵架的事。后来我长大一点，这招就不太好用了。



在，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找个酒店，一次消费千儿八百，也是能接受的。小兮记得这里曾叫某宾馆，现在重新装修了，格局时尚又保留了徽州特色，一进门大南瓜在摆场子叠罗汉，袅袅的雾气，从玻璃里出来。是尊重了曾有的地热和泉水么？做到这点要量力，也就是说这个酒店与屯溪随着时代一起发展变化了，生活真的好起来了。

小兮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读研。现在从事于财会审计工作，拖着个小毛头，够忙的。智丰是搞程序设计的工程师，属于硅谷，他在那里上班，看起来自由，可是进了工作间不到点不会轻易出来。美国的快节奏，没漏下这个房间。他们很疲惫，回来了，每天父母总是让他们睡个够。这不，头晚讲好了去花山迷窟，可早上快九点了，他们还没起来。大家闷头走来走去的，犹豫着要不要去喊喊。我说让他们睡吧，孩子们在外打拼不容易。回家了，放松放松是对的。

我自信我的主张和选择。出了这里，延安路上车水马龙，三江口里清流叠翠。天空里多了云块，桥墩爬满苔藓，那是回忆里的青葱岁月。

通常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吹半天冷风，实在冻得受不了，自己灰溜溜地跑回家；要么我爸妈发现小赤佬又来这套，两人尽弃前嫌，团结起来对付我。家庭矛盾是解决了，男女混合双打的滋味不太好受。

我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接线阿姨问，寻啥人。我说，35号孙阿姨，谢谢依。阿姨说，等歇。

第二天，外婆来了。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两人通信，我妈妈说怀远的白乳泉在茶经里排名第七，我爸就说他老家无锡的惠山泉是天下第二泉；我妈妈说自己差点能推荐上复旦，我爸就说要不一道不送错的题，自己眼下就在清华。我妈对我爸的抬杠行为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苦。我妈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半晌，她转过头对我说，你讲讲看，你妈这叫什么叫。

听我妈说过，她跟外婆其实不太亲。我妈跟我两个舅舅是太外婆一手带大的。在我妈的大多数童年里，我的外公外婆都在热火朝天地干革命。外公是街道办事处干部，外婆是厂里的劳动模范，两人经常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第二天姐第三个醒来时，大床空荡荡，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车上人很多，车门关了两次才合上。我站在路边哭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仿佛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

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颤抖，不说一个字。

……喂，静芝啊，阿是静芝……

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

出小镇记

上海来的外婆

路明